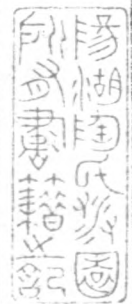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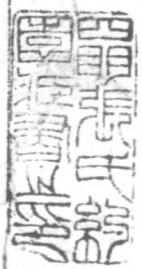




序明刑衷鑑錄



夫古稱率又棊彛垂無疆之辭者



於刑兢兢哉咎繇之象伯夷之典周公告

太史以蘇公之敬獄上下二千餘襍論刑

者宗之此其道何遵哉曰欽曰中曰式慎

而惟明克允則一言蔽之已後之用刑者

吾惑焉武律峻酷見謂愉快甚者畫地刻

木文致而鍛鍊之至薰胥無傳出者噫此

明慎車
何異驅羊而以狼牧也路溫舒謂亂政塞
道莫深于治獄之吏蓋有激乎其言之也
邇者天下之網駸駸密矣

聖天子至仁天縱好生懷保侷德虞周十
一年春大計群吏

特勅百司惓惓惟摧擊掎尅是懲直欲更
之以廉平寬大之理嗣是而哀矜審恤之
詔無歲不下澤至渥矣顧奉行者猶未盡

一
制府御史大夫吳公節鎮兩粵蒿目而憂
之乃仰繹

明旨自綴殘墨二戒申儆庶官

按臺直指汪公攬轡觀風首頒令甲尤劾
必於繩貪慎獄之條一時小大工尹業已
銘諸座右凜凜金石矣頃

制府復有味於化州守金子明刑之錄標

而命之曰哀鑑且付郡中剖劓而頒行之
小子熙奉令惟謹因得周閱是編則古今
之善刑獄者備是矣雖情理法術用人人
殊而要歸之明允以求無寃大致一也噫
是可爲鑑也已乃進諸有位之衆而矢之
曰自今伊始其克明單辭聽兩辭而訖威
訖富也毋或有五過之疵且私家于獄乎
衆蹙然曰唯唯自今伊始其審克倫要而

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也毋或罔差有辭
俾桁楊圜狴歸喙於巧詆乎衆懼然曰唯
唯自今伊始制百姓于刑之中而辟以止
辟也毋或淫刑以逞惟威虐之用而馨德
罔聞乎衆躍然齊聲曰唯唯有明鑑在敢
不奉以周旋熙曰未也又進而叮嚀囑之
曰刑之弗明而毋白民苦煩憊蒙我以殘
賊不行之詬已也吾思之尤有慄慄大懼

者焉請竟其說夫民非我有也君命之使
代爲理者也刑亦非我有也代君以刑其
弗理者也此豈得已用哉獨不念
今天子赤子元元鞠閔彌於泣罪而代理
者未能納之刑措即獄當其辜猶云忝厥
職矣矧恣行深故以快私臆乎負
寵命而傷
主德至弗忠也

部臺公樹表率屬振紀肅僚思廣
皇仁於環海之外所以噢咻全粵而躋之
無刑者孳孳乎將旦暮見之假令吾儕猶
有慢若功令視所刊示不啻敝帚則豈惟
秦越吾民即協恭之義謂何至弗順也弗
忠弗順國有憲典共矢爾衷毋詒爾悔倘
抵於悔而省余言則晏矣於是群工斷斷
然如寐而覺如暗而燭再拜盥手各携一

書以為刑鑑

萬曆乙酉季秋朔日廣東高州府知府李

熙頓首謹書

明刑哀鑑序

昔者先王制刑奉順天道以輔政之弗逮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匪獨民命攸關而國家之元氣天地之泰和胥此係焉故恒暘因孝婦之寃墮被緣瘞生之德捷若影響匪細故也近世持刑者營私紊法無論已中間徇人情為出入者十之二三而任喜怒為輕重者十之七八愚謂獄情微曖即秉之以公行之以恕加之以慎猶有不得其平者何也夫非神明詎能洞燭或阻于智慮之未周或限于精神之弗逮容不免焉而况乘以前弊亡惑乎戕民命耗國脉甚至上干

天和也曷以副

皇上簡任之重臻刑清政美之效執俸兩叨司理所
經訊斷者不少重鑒茲弊深懼察識未到或失其平
以至害及無辜日夕惴惴焉冀此心之罔弗盡至于
徇人情任喜怒而故爲出入輕重可諒其無焉暇日
因採徃古格言暨先哲政蹟彙輯成帙若夷臯姬孔
尚矣其間所爲折疑有或出之慧巧摘其譎誕始若
與至誠照物者殊致終亦足以使民不寃告所以爲
鑑噫茲固其鑑矣乎命之曰明刑鴻鑑日置座右三
復之庶幾感觸益加詳慎少逭罪戾萬一以無負任

使至意且圖與同事者共之是爲序嘗

萬曆癸未冬日湖廣長沙府推官錢塘金俸書于明
慎軒

明刑哀鑑卷之一目錄

格言類

易十條

詩六條

書十七條

春秋四條

禮記九條

周禮四條

大學一條

中庸一條

論語四條

孟子三條

劉向二條

司馬遷

路溫舒

陳寵

魯恭二條

張釋之

崔寔

班固

桓譚

范堅

荀卿

應邵

劉頌

趙冬曦

陸贄

劉德威

韓愈

柳宗元

韋嗣立

呂公著

蘇軾

歐陽脩二條

張方平

曾布

周惇頤

程顥

程頤

楊時二條

謝良佐

羅從彥

胡寅

朱熹七條

陸九淵二條

呂氏三條

劉世安

王昭明

張栻

楊萬里

真德秀五條

許衡

太原劉氏四條

齊東張氏四條

蘇平仲

明刑哀鑑卷之一

錢塘金俸編輯

格言類

易訟有孚窒惕中吉終而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噬嗑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

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九四噬乾肺得金天利銀貞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雷雨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番獄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詩召南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獄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訟

小雅哀我填寡宜所宜獄

大雅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魯頌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商頌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書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

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

大禹謨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

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

臯陶謨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臯陶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

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

君陳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
中

徇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康誥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
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
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

立政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今文子文孫孺
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呂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
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
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請罰有權刑罰

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辨獄則非在中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故則書脊占成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乎輪而乎其上
備有并兩刑

明清于卑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王曰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歲中有慶慶主
嘉師監于茲祥刑

春秋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桓公七年

胡氏傳曰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

此獨于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
以養育爲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
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
爲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
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
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殺兄臣弑
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
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

春王正月肆大眚 莊公二十有二年

胡氏傳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青是肆

故易於詳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
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職再宥曰過
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若耄三赦曰蠢
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發天討虧國典雖有
罪害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
宥惠奸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于此故諸葛孔
明爲政于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
猶周人之思召公也

左氏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敕向使貽子產書曰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民知
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
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
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
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
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
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
多制其此之謂乎

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
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以
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

明倫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庸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龜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

禮記王制曰司寇正刑明辟以正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即天倫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磔于甸人其刑罪則織斬亦告于甸人官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

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及命于公素服不舉
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孟夏之月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仲夏之月挺重囚益其食

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
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劓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
平戮有罪天地始肅不可以羸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
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季秋之月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孟冬之月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
而施職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
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罷於
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
旬有三日坐暮役其次九日坐月役其次七日坐七
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
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詔司寇聽獄訟一刺
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
職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
耄三赦曰愚蠢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
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
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大學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
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中庸是故君子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論語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
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孟子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
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
國人殺之也

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劉向說苑衛靈公問於史鱸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

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
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鱣言告之子路曰
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桴以行之一
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
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
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
是脩教二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
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
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父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

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爲本今殺一人以戮不
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教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
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
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之從而后俟之以刑則
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
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
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勿使迷是
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
無訟

司馬子長酷吏傳論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觥而爲園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

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于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路温舒上尚德緩刑書畧曰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義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深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陳寵疏除苛政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青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嚴明所以戒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筭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恣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筭

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魯仲康斷獄議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于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然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在上地凍冰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起至十一月

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入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與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况于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月中者勿以報因如故事

又盛夏斷獄疏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

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
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
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
盛夏徵石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
四方是則而迷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
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蕭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
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
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
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掠奪其時
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亡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

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
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不行秋令則苦雨數來
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
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
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
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
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張釋之論犯蹕法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
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
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

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惟陛下察之
崔子真政論畧曰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
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
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
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
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
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
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
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

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御四
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掛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
鑾清節奏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
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
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
棄市右趾者旣損其命笞撻者徃徃至死雖有輕刑
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
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乃
定律減笞輕撻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
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

若言宜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而多爲累而已班固刑法志曰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古人有言曰滿堂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以相覆獄不

戒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豳不平之所致也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爲之囊橐姦有所隱則扭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患害諺曰

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
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桓譚上疏於光武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
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
所欲陷予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
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
如此天下知方獄無冤濫矣

范堅因武帝時有劾廣者坐盜官物棄市其二幼子
宗雲搗登聞鼓乞恩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議
者欲時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

不爲求制駁之曰自淳朴既散刑辟乃加刑之所以
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
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有廣罪若
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不損絕人倫同之禽獸
耶今聽宗等而不爲求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
衰頓咤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爾
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
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與怨讟此爲施一
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

荀子曰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其有法

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應仲遠駁陳忠罪疑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未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

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翁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于溝瀆人莫知之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毋指活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類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木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

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王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劉頌因朝臣苛察相高上疏言迨世法多門令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豻獄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

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

趙冬曦言隋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蓋立法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科條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

安得無弄法之臣請律令格式直書其事無假文飾
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而爲
之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知必悟則相率而
遠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
則主尊

陸贄因李巽以私怨奏竇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
參贄奏參罪不至死參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
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悒叛臣得以
爲辭參貪縱之罪天下共知至于潛懷異圖事屬賤
昧若不推鞠遽加重辟駭動不細夫辨謬貴於明恕

明者在辨之以迹恕者在求之以情迹可責而情可
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迹可
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迹具詞
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
苛慝不作教化以興

劉德威受大理卿上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
在威奏言誠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
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
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
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舍所急則寧失

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帝深然之

韓退之復讎議畧曰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叮嚀其議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斷之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者宜也明殺人不得其宜者子孫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自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

柳子厚駁復讎議畧曰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斯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斯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世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向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反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

韋嗣立論刑罰多濫疏畧曰楊豫之後刑獄漸興用

法之伍務於窮竟連坐相牽數年不絕遂使巨姦大
猾伺隙乘間內包豺狼之心外示鷹鷂之跡陰圖潛
結共相影會構似是之言成不赦之罪皆深爲巧詆
恣行楚毒人不勝痛便乞自誣公卿士庶連頸受戮
道路藉藉雖知非辜而鍛鍊已成辨占皆合縱臯陶
爲理于公定刑則謂汙宮毀極猶未塞責雖陛下仁
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詞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
情是其實犯雖欲寬捨其如法何於是小乃身誅大
則族滅相緣共坐者不可勝言此豈宿構讎嫌將申
報復皆圖苟成功効自求官賞當時稱傳謂爲羅織

其中陷刑得罪者雖有敏識通才被告言者使遭枉
抑心徒痛其冤酷口莫能以自明或受誅夷或遭殛
竄並甘心引分赴之如歸故知弄法侮文傷人實甚
陛下特迴聖察昭然詳究周興丘勣之類弘義俊臣
之徒皆因次伏誅事暴遐邇而朝野慶忝若再覩陽
和且如仁傑元忠俱羅枉陷被勘鞫之際亦皆已自
誣向非陛下至明垂心省察則殖醢之戮已及其身
欲望輸忠聖代安可復得陛下擢而升之各爲良輔
國之棟幹稱此二人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
與甄明耳臣但恐徃之得罪者多皆此流則向時之

明倫彙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三
究者其數甚衆昔殺一孝婦尚或降災而濫者益多
寧無冤氣上達則水旱所興欲望歲登不可得也陛
下倘弘天地之大德施雷雨之深仁歸罪于陷刻之
徒降恩于枉濫之伍自垂拱以來大辟罪已下常赦
所不原者罪無輕重一皆原洗被以昭蘇伏法之輩
追還官爵緣累之徒普霑恩造如此則天下皆知比
所陷罪元非陛下之意咸是胥吏之辜幽明歡忻則
感通和氣和氣下降則風雨以時風雨以時則國豐
歲稔歲既稔矣人亦安矣太平之美亦何遠哉
宋呂公著上省刑論畧曰夫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百

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以順
民心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幾至刑措是則爲治
之道莫要於省刑也况刑獄委之臣下故峻推鞫則
權在獄吏廣偵伺則權在小人肆刑戮則權在強臣
通請謁則權在近習自古姦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專
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
知鍛煉周繳一繫於獄吏及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
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
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

蘇軾刑政論畧曰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法三章蕭

何定律九篇而已至於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晉條
目滋章斷罪所用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二條而姦
益不勝民無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
註疏情文備矣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人主前旒
蔽明絃纒塞聰耳目所及尚不敢盡而况察人於耳
目之外乎今御史六察專務鈎考簿書摭發細微自
三公九卿救過不暇夫詳於小必畧於大其文密者
其實必疎故近歲以來水旱盜賊四民流亡邊鄙不
寧皆不以責宰相而尚書諸曹文牘繁重窮日之力
書紙尾不暇此皆苛察之道也不可以不變

歐陽脩論斷寃獄不當劄畧曰竊以刑在禁惡法本
原情今阿馬之寃于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雖容若
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
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
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
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
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電害之情
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
寃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寃婦臣職當
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

敢逼人以致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疎者
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主守度一宗公案伏望
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
法以正姦凶

又曰吾昔官夷陵暇取架閣陳年文案反覆觀之見
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
情戚親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
敢忽

張方平言中外官多發人積年罪狀數按人赦前事
及奏劾事輒請不以赦原咸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
之大信自今有類此者以故違制書坐之御史呂誨
亦以爲言乃下詔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過失外
職公言內緣私忿詆欺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
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按赦前事殆非慎命令重
刑罰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
言赦前事者訊之

曾布言律令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荆宮之法
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
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
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因而爲患

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于古亦輕矣况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朴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衆其終必至殺戮是欲輕反重也

周濂溪先生曰天以春生萬物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任用可不慎乎

程明道先生在任或問法未嘗不便於民而吏每至於害法治吏者當如何先生曰仕宦徃徃多以私意處法故吏得以欺之稍能以公心守理則人情所在即是法吏安能欺之或問先生當官臨事何如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奸民窺伺投機以成其利非特害人于已甚害程伊川先生與呂伯簡有曰既爲今日官當于今日事中國所以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願觀之苟遷就于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

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
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又曰盡誠爲之不容
而後去又何憊乎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去肉刑其用志固善也夫紂作
炮烙之刑其甚至於剗剔孕婦則雖秦之用刑不慘
於是矣而商之頑民亦非素不聞周繼之而廢肉刑
也豈武王周公皆忍人哉若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爲
厚養而素教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
圖其末也則王通謂其傷於義恐未爲過論及夫廢
之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也

甚矣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故
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天子豈應以殺人爲已
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
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
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
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
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
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
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
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舜爲天子若瞽瞍殺人臯

陶得而執之舜猶不能禁也且法者天下之公豈宜
徇一人之意嘗怪張釋之論渭橋犯蹕事謂宜罰金
文帝怒釋之對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
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此說甚好然而曰方
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以謂爲後世人主開殺人之
端者必此言也夫既曰法者天子與天下公共則得
罪者天子必付之有司安得擅殺使當時可使人誅
之今雖下廷尉越法而誅之亦可也

又云一部律中四字可書所謂罪疑惟輕

謝上蔡曰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齊整甚易但失于

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
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此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
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得寬政悶人不知權
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
官人多害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
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
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嘗于座
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于此觀其立
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

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
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
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
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衮爲戒

五峯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
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
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朱晦庵先生曰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
象流二法而已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
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
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
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啣冤抱
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
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
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
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
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
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
苟采陳群之議一以官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
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

明性事 卷一
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爲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彼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又曰書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無罪者不濫刑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能決則罪從輕功從重惟此一條爲然耳非謂凡罪皆可從輕凡功皆可從重也

又曰無根之訟必須與他研窮道理分辨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而不與分別愈見多事

又與門人論婦告離其夫子訟父與繼母不恤前妻之子洎母與繼父恣意破壞家業者曰這般事都就

一邊看不得曲折不得不根究

又曰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豈不長奸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臯陶見道甚明群聖所宗舜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賁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賁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

則曰折獄致刑蓋賁其明也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于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姦度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輕甚明而無疑則天所不容釋豈可失哉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則可若其貪黷姦

究出於有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又與趙推官書曰黃霸為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為匿處曰某所大木可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遣吏司祭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為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史家載其得之人因以為語次尋繹他問陰伏以相參考後世儒乃以為鈞鉅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世儒非之者尤為無知今風俗蔽甚獄訟頗多吏奸

為明民無所歸命曲直不分以助為勝負獄訟之間雖有善士臨之亦未能盡得其情若有志之士欲研究其實豈免用問馬參牛之智愚儒必以鈞鉅非之則是必使情實不知是非倒置奸惡肆行不辜無告然後為道耶今有兩同各異其說左證疑似則獄中求實之法謂之閃隔假令有二人則隔為二處三人則隔為三處不使之相聞知以吾所疑與其事之節目逐處審問謹思精察要領可以得其情者反覆求之使得在於詞之外若可據信則必于兩處參審必使有若合符節者乃可據耳然此事最難若官人盡

心不能防吏卒之奸則吏卒必陰漏其事而官人之智無所施矣又曰官人常欲知其實吏人常不欲官人知之官人問事於吏効其說必非其實然必爲實形欲爲實形亦必稍假於實蓋不爲實形不能取信官人或自能得事實吏必多方以亂之縱不能盡亂之亦必稍亂之蓋官人純得事實非吏人之利也故官人能得事實爲難純以事實行之爲尤難又曰吾人要當求師於往聖昔賢有識君子不可聽計於吏胥吏胥者吾之所御豈可反入其籠罩之中也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審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又曰宣歙間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屍道上携其首去將晚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通行搜索會一丐者病卧室中即斬以應命囚亦久厭考掠遂伏誅後半年強盜始敗於儀真獄成驗所斬首乃瘞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之急于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賊賊證可不審謹

手

又曰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
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
惟不苟者能之

胡珵問劉元城曰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
道何如公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可放過某有同年
宋若穀初在洛州同官留意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
聲監司交薦其後官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每
有繫獄者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遍問私
置一簿于隨所通語畢記之因以手指畫膝上教珵

曰題云某日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列各人姓名其
後行間相去可三寸許以初問訊所得語列疏姓名
左方其後結證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下入狴犴既倉
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獄貴初情
此要道也

王昭明因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脩欲囚張氏
事深治之令蘇安世鞠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
乞不錄問內官昭明爲監勘官正色曰上令某勘正
欲盡公道耳鍛鍊何等語也公遂改清脫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

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知巧以為聰明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恠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

楊萬里刑法論畧曰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其仁不窮仁行故其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之利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

者義數而仁窮而已義不可數數則民怨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而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數而生于仁之窮民至于怨者不生於怨其刑而生于狎其法今夫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畏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恩之所從銷寬甚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備也惟使不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蓋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疎天下之民窺其畧也則知其詳

必至于不舉習其疎也則知其密必至于甚漏知其
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
數而民安得不怨哉嗟夫求用刑之疎者必至于用
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
也然則所謂舉之畧而漏之疎者何也一曰法不執
而多爲之峻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於殺
人罪至於殺人何以議爲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
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
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銳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
殺人者死帝不以爲疑民亦不以爲請何則上下皆

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于大亂
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於此也故雖高帝欲
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陷天下之心雖
秦民之苦於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爲帝之害
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人
一也則有曰盜曰鬪之目焉則有曰故曰謀曰誤之
別焉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所必死也曰鬪則死生
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人也又况所謂誤
者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必非謀非故也何
則法不執而吏可賣吏可賣而民可遁有司取其獄

而讀之曰此真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
法不執而多爲之岐夫民之所以畏法何也非畏法
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爲法法用之則爲刑民不犯則
爲法民犯之則爲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
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
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號
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
具法至於爲空言文具是無法賢於有法也古之法
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
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者也古之法

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
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有
曰誣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
是物也而用法者不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興大獄拘
大罪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無獄之可興所謂大罪
者亦無罪之可拘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矣受誣者
至於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極不過杖而遣則奸民
何憚而不屢誣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
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徒設
而自廢其禁也

西山真氏曰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凜然謂之痛苦刑威之慘百倍於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惟恐不免獄杆之苦何異於此其可使無罪者坐之乎

又曰獄者生民之大命苟非當坐刑名者自不應收繫爲知縣者每每必須躬親庶免枉濫聞諸縣間有輕寘入於囹圄而付推鞫於吏手者往往寫成草字令其依樣供寫及勒令立札出外索錢稍不聽從輒加箠楚哀號慘毒呼天莫聞或囚糧戒削衣被單少饑凍至於交直或枷具過重不與湯刷頸項爲之潰

爛或屋瓦踈漏不脩有風雨之侵或平床打併不時有蟻蟲之苦或坑廁在近無所蔽障有臭穢之薰或囚病不早醫治致其瘦死或以輕罪與大辟同牢若此者不可勝數今請知縣以民命爲念凡不當送獄公事勿輕收禁推問躬責一一親臨飲食居處時時檢察嚴戢吏胥毋使擅自拷掠變亂情節至於大辟死生所關豈容纖毫枉濫明有國憲幽有鬼神切宜究心勿或少緩

又曰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體膚即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爲吏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一
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者國之典所以代天討罪豈
官吏逞怒行私者乎

又曰獄者民之大命豈可少有私曲

又曰告訐乃敗俗亂化之原一有所犯自當痛懲何
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
罪犯皆係非法

又曰囹圄之苦度日如歲豈可淹久

又曰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引之需有出官之費
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於破家豈可汎濫

魯齋許氏曰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

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
罪為心謂之陰德余曰不然履正奉公疾惡舉善人
臣之道也苟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
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何陰
德之有

大原劉氏曰珥筆健訟之徒官司當取貫跡姓名如
遇訴訟到官少有無理比之常人痛加懲治若有卑
幼訴尊長奴婢告主人自非謀反大逆之事不得受
理宜加懲戒此厚風俗之一端也

又曰刑獄之事曖昧未明情態干變苟不以至公無

私之心詳察其間差之毫釐人命死生繫焉公以議獄尚有不周如或畏權勢而變亂是非徇親故而交通賄賂好惡喜怒私意一萌斷無平允明有官刑陰遭譴責不可不慎

又曰江南珥筆之俗最爲不法有一等豪猾稅戶罷吏鄉老把柄官府鄉曲必有忤已者使人飾詞陳訴及兩訟在庭辯口利舌其被誣者往往愚懦訥不能言或引人疆證是非顛倒不可不詳切須受狀之時再三引審先責誣告反坐之狀然後行其間或有懦善之民含冤赴訴畏怕官司不能盡情者宜溫言詢

問庶得其情若事不干已而訴訟屏絕不受如此自然訟簡

又曰訟者原競本一二人初入詞類扳競人兄弟父子親隣動輒數十人甚至及其妻女以牽連凌辱之若官不詳究點繫關一二人而追問一付吏手視爲竒貨必據狀悉追無一人得免走卒執判在手引帶惡少嚇取無已未至官府其家已破故必量事之急緩如殺人劫盜必須差人掩捕餘如婚田闖毆錢穀交關之訟止令告人自齎判狀信牌責付鄉都保正勾解庶免民害

齊東張氏曰親族相訟宜徐而不宜亟宜寬而不宜猛徐則或悟其非猛則益滋其惡第下其里中開諭斯得體矣

又曰獄問初情民之常言也蓋獄之初發犯者不暇藻飾問者不暇鍛鍊其情必真而易見威以臨之虛心以詰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則有百倍厥初者又曰在獄之囚吏案雖成猶當詳讞也若酷吏鍛鍊而成者雖獄之囚不敢異詞須盡辟吏卒和顏易氣開誠心以感之或令忠厚獄卒款曲以其情問之如得其寃立爲辨白不可徒閱吏文也

又曰獄庭時當一至也不惟有以安衆囚之心亦使司獄卒吏知所做畏而無飲博喧譁逸而反獄者亦先事防之之意也

蘇平仲問刑畧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何爲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何爲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

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族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致辟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

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昌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爲十二拆爲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昌之李斯和之趙高從吏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誅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司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于道上而尸積于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仁君之用刑寧安于重往

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為嬉而廟堂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固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柰何獨盡心焉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途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

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撻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接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

明刑哀鑑
四元

上卷終

